

沈从文小说中的民俗意象化叙事

姜峰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 北京, 100011)

摘要: 从民俗学角度看, 沈从文小说中出现的审美意象显示出与民间情爱主题的某种关联: 风、云、雨、水是天地造化的结果, 也是具有情爱内涵的意象; 自然界许多动植物被赋予了情爱和子嗣繁衍的内涵; 民俗节日也是民间男欢女爱的时节。小说中民俗风物的意象化是作者叙事建构的结果。

关键词: 沈从文; 情爱意象; 民俗审美

中图分类号: I2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1-0101-05

民俗风物是一种物质民俗, 作为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具象体现, 其中积淀着人们的精神与心理, 隐藏着人们对生活的认识与理解, 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某一民俗风物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 其自身往往具有某种约定俗成性且具有为人共知的象征意义和隐喻功能。民俗风物的这一特点为自身的意象化提供了便利, 因为文学意象的突出特征就是象征性。借助于象征这一中介, 民俗风物与文学意象之间不仅在本质上相通, 而且可以转换, 小说中民俗风物的意象化就成为作者叙事建构的结果。当小说意象是利用各种民俗构造而成时, 即是对民俗的“意象化”叙事建构。这种民俗叙事建构, 可以是贯穿整个小说的一个或几个意象, 也可以是出现在小说某处的一个或几个意象。民俗世界是一个布满了象征符号的世界, 在民俗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中, 人们经常以某种约定俗成的感性事物的形象暗示特定的抽象民俗意义, 形成民俗意象体系中极为丰富的内容。这些集体无意识结构形式构成的原型联想群, 在既定的语境和场景中, 具有象征符号的功能^[1]。其中, 爱情内涵的符号显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沈从文的小说多注重意象的构造, 其意象丰富且来源多样, 而源自民俗的小说意象不在少数。从民俗学角度来看, 他倾向于运用在“自然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间意象表达对人生的审美观和现代感知。其小说文本中出现了“云”“风”“雨”等核心意象群, “山谷”“溪”“鱼”“水鸟”“渡船”等外围意象群, 以及星宿、节气、乐器等边缘意象群,

这么多民间意象共时性地出现在沈从文小说叙事中, 显示出与民间情爱主题的某种关联。

一、云行雨施的情爱内涵

原始人类向来不把风雨雷电看做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现象, 民间认为云行雨施的自然现象是天地之间的生命过程, 是天地造化、阴阳交合的结果。从人类与自然相互感应的“互渗律”原理出发, 风、云、雨与男女两性间就有了某种象征性关联。民间很形象地用“云雨”喻男女之事, 这是普遍的民俗心理。《柏子》的主人公与吊脚楼女子刻骨铭心的情爱故事就发生在雨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把雨作为背景的故事, 而是基于作家追求情景交融的审美意境。从民俗学角度去分析, 小说的“雨”意象存在丰富的情爱内涵。小说在安排柏子去会吊脚楼情人时写“没有月, 没有星, 细毛毛雨在头上落……”, 这映衬着主人公此时情绪的酝酿; 当柏子与吊脚楼女子尽情欢爱时, 文本用简洁而又意味深长的话语写“外面雨大了”; 当柏子满足地走出吊脚楼, “他想起眼前的心是热的。想起眼前的一切, 则头上的雨与脚下的泥, 全成为毋庸置疑的事了。”沈从文恰当地运用民间意象, 含蓄地让主人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变化在“雨”的衬托下显示出惊人的谐和。“云”“雨”的情爱隐喻早在《诗经》中即可见之: “郑风”《风雨》谓“风雨凄凄, 鸡鸣喈喈。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 含蓄地表达了女子对情人由痛苦而喜悦的相思之情。沈从文的《雨后》也通

收稿日期: 2007-09-04

作者简介: 姜峰(1972-), 女, 湖北荆州人,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过“云”“雨”等综合意象表达男女主人公微妙的情感变化。小说开头的第三节,就出现了六次雨意象,不露痕迹地反映了当时女子含蓄朦胧的情爱意识。接下来是,“这时节行雨已过前山,太阳复出了。还可以看前山成块成片的云,象被猎人追赶的野猪,只飞奔”,对面山上的七妹此时唱起了“天上起云云重云”“天上起云云起花”的山歌。这多重的云、雨催生了主人公情爱意识的萌生,下意识地说出“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情诗。在一切都发生过后,“雨已不落落了。她还是躺着,看天上的云,不去采蕨”。

雨、云所表达的情爱意象,有时则以“风”的兴象出现。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女转弃予。”在原始交感、天人合一的野性思维中,谷风由此获得了与云、雨等相似的情爱隐喻,“是土地阴阳交媾的产物,寓有男女之事的象征意义”^[2]。《夫妇》中的年轻夫妇“看看天气太好”,“于是坐到那新稻草集旁看风景,看山上的花,那时风吹来都有香气,雀儿叫得人心腻,于是记起一些年轻人可做的事”。正是在风、花、雀的意象暗示下,夫妇做呆事便水到渠成。《龙珠》中关于风的意象这么写道:“让好女人守在家中等候那命运中远方大风吹来的美男子作配,这是神的意思。”《月下小景》中,雉佑与相爱的人儿用歌声来表达对爱情的忠诚,歌声中风的情爱寓意特别明显,“你好听歌声如温柔的风”,“请轻轻的吹,轻轻的吹;(吹春天的风,温柔的风),把花吹开,不要把花吹落”。

风、云、雨是具有情爱内涵的意象,作为其变化结果的“水”具有相同的内涵则不言自明。雨也称为天水,甚至在现在有些民间方言中还把下雨说成下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管子·水地》从世界本原的高度肯定了水对万物所具有的意义。水是生命的源泉。在远古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水具有孕育生命的神奇作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就讲到巫咸北的女子国女子入黄池浴、出即怀孕的事。《梁书·东夷传》中有女子入浴则妊娠的记载。水既然是孕育生命的必备自然物,那么可以推断水在远古人心中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说水是生命的同义语,“美恶贤肖愚俊自所产也”。戴望舒《管子教正》注曰:“阴阳交感,水流成形”;《周易·说卦》云:“兑为泽,为少女。”因此,水性人儿、水性扬花甚至祸水等都与女性、性有关,“涣涣春水正是情欲萌动的一种象征,具有原型意义”^[3]。柏子与吊脚楼女人的调情也是围绕着水展

开的:“悖时的!我以为你到常德府,被婊子尿冲你到洞庭湖了!”“老子若是真在青浪滩上泡坏了,你才乐!”

《萧萧》写萧萧的情爱意识从无知到朦胧的变化,固然有她是小丈夫的媳妇这样的一种身份认同,同时也不能否认水、雨等情爱意象的不断暗示,为萧萧与长工花狗之间的关系做了心理上的准备:“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然后,那用“云”起兴的充满情爱意象的民谣使得她情窦初开,“就这样给花狗把心窍子唱开,变成个妇人了”,由此给萧萧带来了人生更大的悲剧。

二、动植物的民间情爱意象

民间情爱意象并不只是风、云、雨等,自然界许多动植物都被赋予了情爱和子嗣繁衍的内涵。有研究者统计,《诗经》中有关情爱主题的民歌就占了1/6,其中主要包括祈祝子嗣繁盛和女性生殖企望两方面的内容,其中不少植物都是情爱的兴象或意象。《周南·采芣苢》中相传禹的母亲吞食芣苢而怀禹,闻一多经过考证后认为,正像莲蓬在梵文中与“子宫”恰好是一个词汇一样,该植物的本意是“不以”,即胚胎^[4]。沈从文小说中的蕨、虎耳草等植物也具有情爱意象功能。

《边城》6次提到了虎耳草,作者创造性地赋予“虎耳草”这种植物以特定语境中爱情符码的意味,翠翠的梦魂因雉佑的歌声而浮起,飞过悬崖采摘虎耳草。作为翠翠柔情的象征,“虎耳草”在故事的进程中不断再现,这一兴象在小说第14节、第15节、第17节的反复出现把翠翠隐秘的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极具诗意。“花”是女性的象征或别称,人们对花的感觉中蕴藏着明显的情爱意识,女性也习惯用花草之类的物象作为自己性别角色的符号。本来,摘花、拾花、惜花是中国古代传递缱绻情愫的一种经典情景,而沈从文笔下山峒中的野花,则为这个传统民间意象置入了野性、自然的爱欲意味,使之获得了一种带有民族记忆的传奇般的神秘动人。野花与爱欲的同时出现,正是苗族那种正在消失的情爱习俗的顽强呈现,其实也是人类集体记忆的复现。《夫妇》中的那对在路途中“坐到那新稻草集旁看风景,看山上的花”,做了呆事被人捉住后,“不知是谁还在女人头上极可笑的插了一把野花”。当璜为夫妇解围并送走他们时,“因微风送来花香,他忽觉得这件事可留一种纪念”。最后,“得了一把半枯的不知名的花的璜,坐在石桥边,嗅着这曾经在年轻

夫妇头上留过的很稀奇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轻轻动摇着”。璜对花的感受中流露出的隐秘的情爱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夫妇行为的正常和自然。

动物也是民间情爱意象的重要一类。最令人熟悉的莫过于雌雉和白露，这两种生活在水边芦苇中的水鸟，《诗经》中常用它们来象征女性。寻常的飞鸟、水鸟在民间习俗中都不是普通的自然之物，民间常有鹭鸶恋鱼、鸬鹚恋鱼等工艺美术品。《边城》中出现了“鸭子”这一水鸟动物：“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于是长潭换了新的花样，水面各处是鸭子，同时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在端午节这样一个男女相会的时节，追赶鸭子的民间游戏包孕了男女追逐欢会的模式和意念，鸭子可视为情爱意象的重要构成。所以，同伴和傩送开着这样的玩笑：“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天黑了翠翠仍独自在河边等待爷爷时，傩送跟随水中的鸭子来到她面前，好意邀请她去自己家中，翠翠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于是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傩送）便带笑说：‘怎么，你那么小小的还会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喊救命’！翠翠说：‘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

这一段因为“鸭子”而引出的关于“鱼”的对话，实际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文化中，几乎都把鱼与性或生殖联系在一起。而鸭子又是很喜欢吃鱼的动物，所以，在这样一个场合相识的翠翠和傩送，构成了一副极其生动的“哥有情妹有意”的民俗风情画。也正因为如此，两年后爷爷接受了天保的鸭子，翠翠却不高兴地说：“谁也不稀罕那只鸭子。”至此，翠翠朦胧的情爱意识已经觉醒了，她成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鱼”是男子的隐语，“鱼”与其他相关事物的结合往往隐含着爱情和生殖的民俗内蕴，这与原始时代崇拜生殖、高度重视种族繁衍有着最直接的关联。显然，作者袭用了“鱼”这一民俗传统中惯用的符号隐喻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大鱼咬你”是翠翠与傩送初次相识时傩送的打趣，这一意象在文本后来的叙述中反复出现，成为二人爱情关系的形象代码。“鱼在中国语言中具有生殖繁盛的祝福含义”^[5]，这种情况也常出现在民间婚礼的洞房中，民间美术中有鱼儿戏莲的主题，鱼和莲分别象征着男女，鱼戏莲自然象征男女情爱。在民俗文化中，和鱼有关的问题，如“吃鱼、打

鱼、烹鱼，其实都是男女求爱的隐语”，食鱼、钓鱼、摸鱼等行为则有了婚娶的意思。《边城》中的“鱼”意象是很值得称道的。小说提到鱼吃人、鱼咬人的地方多达13处，出现在3个端午节的7个场面中。翠翠的情爱意识正是在鸭子、鱼等意象的综合作用下，在傩送、老船夫和二佬家的伙计等人的不断暗示下，在自己反复的咀嚼和品味中自然萌生的。与鸟相似，鱼具有指涉对象的不确定性特征，其男女性别指向都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里。《三三》的情爱意象主要集中在鱼、溪等物象上，她提及摸鱼、钓鱼的“鱼”显然指代女性；而梦到河里的大鱼跃起来吃鸭子的“鱼”却又暗示了男性。鱼、鸟常与雨、云、水等意象同时出现，所以，尽管鱼、鸟意象在性别指向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并不影响其情爱的整体象征意义。《丈夫》中有一首民谣：“水涨了，鲤鱼上梁，大的有大草鞋那么大，小的有小草鞋那么小。”这首民谣是主人公情爱意识的不自觉流露。当妻子有意露出极风情的红绫胸襟上的鸳鸯戏荷时，丈夫从觉醒的情爱视角对妻子的行为表示了不满：“如今和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袭上了身，他愿意转去了。”综合的情爱意象为丈夫自主自为意识的初步觉醒找到了合适的切入点。

三、民俗节日的男欢女爱

《边城》借助了一系列具有民俗符号寓意和功能的具体物象传达深邃的情感和信息，营造出文本朦胧而悠远、朴实而隽永的审美韵致。“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作品4次描写到“端午”这一民俗节日，翠翠和爷爷欢欢喜喜地进城去，观看龙舟竞渡和“捉鸭子”。沈从文为什么对端午节情有独钟？打开湘西各县的地方志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当地许多丰富的端午民俗活动如饮雄黄酒、插蒲艾等大多在自己家中单门独户地完成，赛龙舟和“捉鸭子”却是人们走出家门集体完成的活动。因此，它关涉到了人与人的交流和来往的问题。传统的民间节日是长期被生活重负压得麻木了的农民们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情感奔放、真情流露的重要时刻，其情感和心灵变得异常活跃。《易经·系辞上》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可见，五月五日是一个天地交会阴阳合德的日子，因此，五还被表示为一个非常直观形象的×符号。中国民间有些地方把端午节也叫做女儿节。沈从文创

作《边城》的20世纪30年代,在湘西这一汉、苗、土家杂居的地区,青年男女的交往仍在遵循着严格的儒家礼教,平时相识相知的机会较少。节日民俗的存在,为青年异性的结识和交往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然的环境,作者借这样一个人头攒动的端午节日,让爱情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自然地出场了。再进一步分析,上述两项民俗活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主角都是青年男性。因此,这类活动对青年女性具有一种情爱启蒙的意义,在这样的场合,她们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异性的力量和气魄。而正是这迥异于女性自身的阳刚之气,激活了少女的情爱之心。翠翠第一次去看龙舟,“十六个结实如牛犊的小伙子,带了香烛鞭炮,同一个用生牛皮蒙好、绘有红太极图的高脚鼓,到了搁船的河上游山洞边,烧了香烛,把船拖入水中后,各人上了船,燃着鞭炮,擂着鼓,这船便如一支没羽箭似的,很迅速地向下游长潭射去”。这群体魄强健、精力旺盛的青年男子中间,就有翠翠后来芳心暗属的傩送。事隔两年,当翠翠再次去看赛龙舟时,她实际的目的是为了目睹傩送的英姿,慰藉自己的相思之情:“眼见在船头站定,摇着小旗指挥进退,头上包着红布的那个年轻人,便是送酒葫芦到碧溪的二老,心中便印着两年前的旧事……”。翠翠对待4个端午节的心态各不相同:第一个端午节她在渡口玩耍,只是在听到划龙船的鼓声时才“渡过了小溪,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第二个端午节上她开始接触到鱼咬人的消息,“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第三个端午节里,“翠翠为了不能忘记那件事”,“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去看了半天船”;到第四个端午节,“祖父同翠翠在三天前业已预先约好,祖父守船,翠翠同黄狗过顺顺吊脚楼去看热闹”。经过4次端午节,翠翠从由祖父陪同到独自赶节,在节日民俗的启迪下,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在端午节的气氛中孕育成熟,情爱意识也发生了由无知到朦胧的变化。天保和傩送都在端午节发生了对翠翠的恋情,这种情感的明朗浓烈也是在端午节前夕才得以充分表露的。

“捉鸭子”似乎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湘西的“新民俗”:“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目的愉快起见,便派兵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放入河中,尽善于泅水的军民人等,自由下水追赶鸭子”。沈从文并未因其“新”而忽略它,反而做了比传统民俗更为细致的描写。对此,可做如下分析:其一与当时当地的人对这一民俗

事项的主位认识有关。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傩送的父亲顺顺“青年时节便是一个泅水的高手,入水中去追逐鸭子,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可是,当他突然发现“次子傩送过十岁时,已能入水闭气余着到鸭子身边,再忽然冒水而出,把鸭子捉到”时,他便解嘲似地向孩子们说:“好,这种事情有你们来作,我不必再下水和你们争显本领了。”在当地人看来,学会捉鸭子的本领是一个男子成年的标志。顺顺的感叹中有一个父亲隐退的苍凉和无奈,但也饱含着对儿子长大成人时的欣慰和自豪。善捉鸭子标志着傩送已是一个身心健康的成熟男人,对翠翠来说,他具有一种爱情的魅力,也能承担爱情的责任。其二为翠翠和傩送的相识创造了机会。天黑时翠翠仍独自在河边等待爷爷时,两人之间才有了上述那段对话。端午节中的“划龙舟”和“捉鸭子”两项活动在培养翠翠的情爱意识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此后的中秋节,在翠翠的心中是平淡无奇的,因为没有发生“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而过年时的狮子龙灯虽然很热闹,却“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

与端午节所蕴涵的情爱内涵相似,民间还有用“星相”来确定男欢女爱时节的习俗。《唐风·绸缪》谓“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三星即参宿星,民间有时也把参星叫做生星,俗信这是男女欢会的时节。沈从文的《渔》中的弟弟在山桂野菊、明月清风,还有天上××星等民间情爱意象的暗示下,“只觉得凡是女人声音、颜色、形体都是柔软的,一宗好奇的欲望使他对女人有一种狂热”。“××星”显然是作家故意用富有情爱意念的符号表达民间参星所具有的情爱蕴涵。

四、结语

作为情爱意象的自然物往往都是由若干意象综合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中,但每篇都有一个中心意象,如“花”之于《夫妇》、“雨”之于《柏子》、“云”之于《雨后》、“风”之于《月下小景》、“鱼”之于《三三》等,它既是起情动意的物象,更是含情蕴意的审美意象。这些情爱意象多源于民俗风物,而这些风物不管是自然界的还是经由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它们反复出现并呈现出民俗文化所寄寓的民俗观念及积淀的意义,即使云风雨等纯自然的风物,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情爱的象征性表达,属于民间意象。牢牢植根于

民间的《边城》，既充分利用了民俗风物自身的特点，又有意识地进行叙事择取和表达，将不少民俗风物构造成了小说意象。这些民间意象出现在《边城》中，体现的正是小说对民间风物的意象化叙事建构。将视域扩大到《边城》以外的沈从文其他小说，这一情形在其他小说中也常有体现。在民间美术作品中，“人生人的大事被寓于鱼生人、莲生人、鸟生人等图式之中，并借来桂花和笙，情景交融，表喻这乃是一种神圣的德行”^[6]。这表明，笛子等乐器也具有类似象征功能。湘西还流传着芦笙题材的民间故事，这种故事无一例外也与情爱相关。《秋》中的五明只要“把笛子一吹，一匹鹿就跑来了”，“来的这匹鹿有一双小小的脚，一个长长的腰，一张黑黑的脸同一个红红的嘴”。按照乌鸡河华山寨的风俗，《渔》中的弟弟拾了女子留下的花，可以对她吹笛唱歌，“把女人的心得到”。《边城》中翠翠也喜欢听那悠扬的笛声。这些都与他们自觉不自觉的情爱意识有关。除了爱情描写中民俗符号的运用之外，文本叙述中浸润着民俗文化内涵的自然意象可谓

俯拾即是。如《贵生》中的“八月瓜”、《腊八粥》中的“腊八粥”、《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洞穴、《阿丽思中国游记》(第二卷)中的“水车”等等。形形色色民俗符号的择取和选用，既使小说表现出深远的文化背景和民俗意味，又使文本充溢着清新而幽邃的诗意。

参考文献：

- [1] 陈勤建. 文艺民俗学导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283.
- [2] 杨琳. 云雨及古代生殖观[J]. 社会科学战线, 1991, (1): 88
- [3] 胡传志. 诗经兴象原型例探[C]//文学研究.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89.
- [4]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第1卷)[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345-346.
- [5] 闻一多. 说鱼[C]// 闻一多全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135.
- [6] 李辛儒. 民俗美术与儒家文化[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95.

Folklore image in Shen Congwen's short stories

JIANG 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011, China)

Abstract: Been seeing from the folklore angle, the aesthetic images of Shen Congwen's short stories display a certain of connection with folk affection topics: the breeze, cloud, rain, water are the results of the world's creature as well as the images with affection contents; many natural plants and animals are given these contents of affection and progeny multiplication; The folk festival is also native happy days of male-female loving seasons. The image of folk sights is the result that the author recounts and narrates in the stories.

Key words: Shen Congwen; affection image; folklore aesthetics

[编辑: 苏慧]